



上图:日本大阪老年人外出介助会。陈志远 摄

下图:日本东京的老人们在广场锻炼身体。

新华社资料图片

『银发视野』看日本

值得称颂的社会。

『高龄者超越年龄的束缚,能尽情阔步在街头的社会才是真正走在日本街头,总是可以看到从事各种各样工作的银发一族。』



2009

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22.7%,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3%,中国在8%到9%之间。预计到2055年,日本

65岁以上老人将达到3646万人,将占总人口的40.5%。届时,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2个是退休老人。在这样的社会里,许多行为方式、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

“过去,日本家庭里的老年人也像当今的中国老人一样,帮助儿女带孙子、孙女的情况比较多,但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朝日新闻》国际部记者小山谦太郎介绍说,在现在的日本社会,老年人比较倾向于过自己的老年生活;而年轻人有了孩子之后,很多人包括男性会向公司提出休一到两年的假期带孩子,并且这种情况被社会普遍接受,不会给年轻人的事业发展带来太大的影响。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也意味着,年轻家庭对老年人的照顾和护理同样越来越少。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年轻家庭越来越难以完全承担对老人的照顾和护理的任务。与这样的社会变化相适应,日本的养老制度也在变化。一些需要专门化服务的保障要求从一般保障中分化出来,也需要出现更多的社会机构可以提供养老服务。

日本厚生劳动省老健局总务课长助理森真弘向我们介绍的介护保险制度——一种专门的养老护理保险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从2000年4月1日起,为解决行动不便、老年痴呆及瘫痪在床老人的护理矛盾,日本推出了这项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国民交纳保险金,由专门保险机构按照需要提供不同等级的服务。

森真弘表示,这项由于老龄化而出现的新制度的特点在于其与一般社会养老保险类似的强制性。它把养老护理保险从原先的医疗保险中剥离出来,费用由国家财政、各级政府和个人交纳的保险金(从养老年金中扣除)共同支付,保险对象包括:年龄为65岁以上和年龄为40岁至64岁的医疗保险加入者。截至2009年4月,日本这两类人数分别达到2838万人和4240万人,2010年养老护理保险支出总额达到7.9万亿日元(约等于6000多亿元人民币)。该制度另一个特点是“按需服务”,按护理程度分

文/陈志远 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挑战。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老龄化社会将成为“十二五”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日前,笔者随“第三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神户等地,实地考察和体验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30多年的日本,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以及养老制度措施的制定上积累的丰富经验。

“银发之国”,用这个称呼来形容日本并不过分。走在日本的街头,总是可以看到从事各种各样工作的一头白发的老年人,这已经成为这个当今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最快的国家的一大特色。

实际上,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在步日本的后尘,持续进入社会老龄化的过程之中,中国也是其中之一。2001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将在2026年迈入超老龄化社会。因此,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30多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也有15年以上的日本,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以及养老制度措施的制定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足以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老龄化下的新制度: 打造“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日本国民平均寿命世界最长,男79岁、女86岁,这被认为是日本社会养老制度完善实行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其老龄化进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日本厚生劳动省老健局向我们提供的数据显示,

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排便、不能用餐等多个级别,相应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和入住老人福利院养老机构型等不同服务。

森真弘还介绍,在此基础上,日本正在努力建设“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即在距社区约30分钟路程内,就可以找到配备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小型服务机构,发挥小规模、多功能的作用。

老龄化下的新组织: 不要政府资助的“老年人外出介助会”

永井佳子女士是一位和蔼得像邻家奶奶般的普通日本老人,70多岁的年纪,雪白的银发,瘦瘦的身材,笑起来满脸的慈祥。像她这样的年纪,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在家含饴弄孙,或者街头公园里锻炼大军的一员,但她却还在为向老人提供生活帮助的大阪市老年人外出介助会积极工作着,通过慈善义工援助和民间互助探索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变化。

“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永井女士说,在照料长辈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她觉得这不是单独一个家庭面临的困境,需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问题。因此她倡导成立这个组织,希望通过发动慈善义工,专门陪伴行动不便的老人外出,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介助会是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组织,没有花费政府任何资助。”永井佳子强调说,自从1994年成立以来,该组织完全是自筹资金,经费来源于会员的会费、赞助金以及义卖活动,同时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合作。大阪市社会福祉协议会的沟渊先生介绍,地方政府部门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对于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非常重要,可以向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服务资源,由此填补了养老护理保险覆盖不到的空白。

65岁的小佐左先生也在东京目黑区地震减灾馆积极工作着。老先生精神矍铄,声若洪钟,腰板笔挺,一丝不苟地教导我们使用灭火器、储藏家庭应急用品、运用心脏复苏术进行急救以及从满是浓烟的楼道里逃生的知识。原来,他曾经是区里赫赫有名的功勋消防队队长,退休后来到了这里,为防灾减灾的普及做义务服务。其实,在这家目黑区最大的地震知识学习馆里,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像小佐左先生一样义务服务的退休老人。

在日本,非常多的老人在退休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我们住的酒店,许多服务员都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或老婆婆,东京的出租车司机更普遍是满头银丝的老先生。尽管许多人的薪水要比退休前少1/3或1/2,有的纯粹是义务服务,但依然有很多老年人选择工作,除了能挣些零花钱,也能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高龄者超越年龄的束缚,能尽情阔步在街头的社会才是真正值得称颂的社会。”这是写在“老年人外出介助会”宣传折页上的口号,也是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反复琢磨和体会的话语。正如永井女士所说:“老年人如果能在生活中不断实现自己的愿望,每天就会充满活力。”这样的老人,同样是社会的财富。

老龄化下的新人才: 每年2万名“介护福祉士”

在大阪保健福祉专门学校介护福祉科,让我们新奇的不仅是这里培养的专门护理人才“介护福祉士”,还有教室。专门的介护课堂和传统日式家庭一模一样,纯粹的榻榻米格局,一台庞大的针对行动不便老年人的洗澡机据说比汽车还要昂贵。教室里正在进行特殊的课程考试:一位学生戴着黑色眼罩扮演视力障碍的老人,另一位学生正帮助他穿上衣服,老师在一旁认真地对动作细节进行打分。

“‘介护福祉士’是日本老龄化社会出现的新生事物。”该校事务局长今村健次介绍说,该科重点培养能够从医疗角度以各种方式协助和支援老年人及残疾人生活的高水平介护福祉士,他们学习的范围包括了老人护理的各个方面,学校的教学都是从实际工作出发,在模拟养老院、医院、家庭等环境中,学生实践和掌握协助老人吃饭、化妆、按摩、洗澡等具体的护理技能。这所学校每年招收80名高中毕业生学习两年课程,13年来已培养介护福祉士842人,非常受社会欢迎。目前,在全日本有300所学校开设类似专业,每年毕业生约2万人,而年需求量却在4万人以上,缺口量非常大。

在介护福祉科,一位19岁的男生被我们问到为什么会想到从事养老护理工作,他朴实地回答说:“小时候自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从事养老护理工作是对长辈恩情的回馈和报答,因此觉得这项工作是充实和有意义的。”他的回答得到了所有参观者热烈的掌声。另外一位男孩告诉我们,他想将来自己开一家公司,专门为老年人服务。他说:“随着日本老龄化社会日益严重,我觉得这个市场很有前景。”